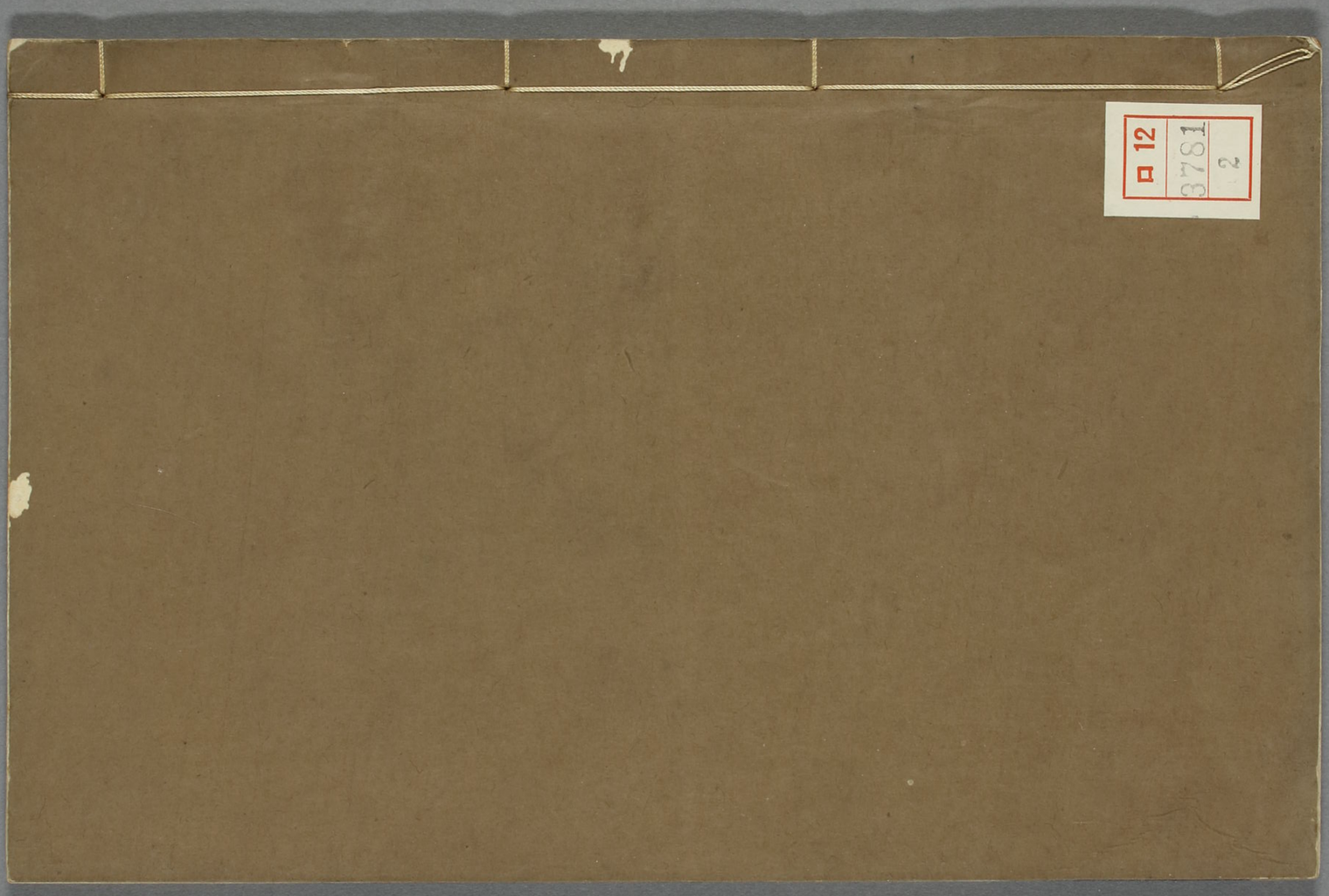

D 12
3781
2

口12
3781
2

禮記卷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下第二之一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釋文奉本亦作捧芳勇反）

鄭氏曰高下之節孔氏曰凡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謂仰手當心奉持其物提之者謂屈臂當帶而挈其物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爲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之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人

<99-850>

恆著深衣此明等常提奉益可知也愚謂疏以此爲等常提奉之法是也而謂深衣之帶與朝服等之帶高下不同則未然人長八尺頭長一宣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自肩以下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帶下四尺五寸則肩之下二尺一寸三分寸之二帶之所在也衣之度二尺有二寸帶正當其下際則於束衣不固故喪服記云衣帶下尺衣當帶下之處別以一尺繢之然後可以束帶而固衣也由此言之朝祭之帶與深衣之帶其高下並同而不在心上亦明矣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釋文上時掌反綏依註音妥湯果反又他回反

鄭氏曰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孔氏曰衡平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故鄭云此衡謂與心平也國君降於天子故其臣爲奉器與心齊平也爲士提之又在綏之下卽上提者當帶也愚謂執猶奉也上謂尊常奉物故不分尊卑皆與心齊此謂行禮之時爲其君執物故分別尊卑以爲高下也論語孔子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此國君平衡之法當心者也由是推之則上衡高於心綏之下於心可見矣士則提之者謂當帶與提物同也○馬氏睎孟曰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爲吉凶之所召以一執玉之俯仰爲禍福之所係則夫見於奉持操執行走屈伸之際者其可忽乎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鄭氏曰重愼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孔氏曰主亦君也禮

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重愼器雖實輕而執之猶如實重如不勝之容也故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圭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釋文操七刀反）

鄭氏曰重愼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也孔氏曰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云尚左手曳拽也踵腳後也行時不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也愚謂尚左者謂以左手爲尊也少儀云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其執之皆尚左手上篇言執弓遺人之法右手執簫左手承弭此執弓尚左手之法也則其餘可推矣蓋凡物之有上下者則以左手執其上端右手執其下端如弓之左執弭右執簫冠之右執項左執前衣之左執領右執要是也其無上下者則但以左手所執之處爲尊其以之授人則亦以左手之所執授之若奉席如橋衡鄭謂橫奉之左昂右低如有首尾是也凡執物皆然若幣圭璧則圭有上下幣與璧無上下而執之皆以左手爲尊也

立則磬折垂佩（釋文折之列反一音逝佩步內反本或作珮非倚也於綺反徐其綺反）

圭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鄭氏曰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愚謂上文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言行步之儀此又言立而授受之儀也磬折謂身微僂如磬之曲折也磬折則佩垂佩者謂非與君相授受者則賓主之立皆以磬折垂佩爲度上篇言遺人弓者

尊卑垂帨是也主君也佩倚者身直則佩倚附於身也此又言與君相授受之法君佩或倚或垂者物或重或輕或受器於已臣或受之於他國之聘賓故有不必爲恭而佩倚者有恭敬而佩垂者臣則視君之身容以爲節而皆視君加恭所以尊君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釋文藉在夜反裼星歷反）

劉氏彝曰此謂朝聘時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琥璜璧琮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愚謂裼露也謂摺上衣之衽於內而露其中衣也襲重也謂舒其上衣之左衽以重於右襟之下而掩其中衣也裼爲見美襲爲充美行禮以裼襲爲文質之異聘時崇敬賓主皆襲而其玉則圭璋也圭璋則特達而無藉者也聘禮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行享尚文賓主皆裼而其玉則璧琮也璧琮則加於束帛而有藉者也聘禮公側受宰玉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也裼襲因聘享而分不分玉之有藉無藉而起而玉有藉無藉聘享時亦不同故記會而言之○鄭氏曰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孔氏曰凡執玉之時必有藻以承乎玉鄭註覲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是也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記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是也是藻

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一者絢組垂之（玉藻說詳雜記）下今言無者據垂之也（朱子曰今言無者據垂之也與經文及所說上下文俱相反疑據下脫一不字愚謂疏云據垂之者蓋謂以韋衣木之藉常在不可以言無藉今言有藉無藉者據絢組繫可垂者而言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廟門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註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註云上介不襲以盛禮不在於已明屈繅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是屈藻之時皆襲所謂無藉者襲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藻藉故崔靈恩云初享（享字當作聘）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故無藻（朱子曰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亦抵牾疑璧琮雖有藻而屈之特以加束帛故從有藉之例而執者裼耳○按此上申注前說鄭云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者以經云裼襲據人之裼襲欲明玉亦有裼襲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堂其上特有圭璋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蒙覆之故云襲璧以帛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為圭璋特以下明賓主各自為裼襲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享時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按此上皇氏熊氏並申註後說）愚謂此條注有二義而疏為三說垂藻為有藉而賓主裼屈藻為無藉而賓主襲此解注前說之義一也皇氏謂圭璋特為無藉故用物蒙覆為襲璧琮加束帛為有藉惟用輕細之物蒙覆為裼熊氏謂朝時圭璋特賓主俱襲享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此並解注之後說三也聘享之玉別無他物蒙覆皇氏臆說無據此不待辨而明者至玉之垂藻屈藻則

見於聘禮者甚詳始受君命賈人取圭垂繅以授宰宰
屈繅以授使者使者垂繅以授上介上介屈繅以授賓
既歸反命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然惟於上介
授賓言不襲而其時圭則屈繅也其餘皆不言裼襲之
變然則圭之垂繅屈繅與人之裼襲初不相因矣禮於
上介授賓言不襲欲明襲者惟賓一人上介雖將行聘
禮執圭猶不襲耳非以屈繅之必襲而特見其不襲者
也故劉氏陸氏惟取熊氏之說而朱子亦以爲然○凡
衣冬有裘夏有絺綌春秋有禪絅袍繭其上有中衣中
衣上有禮衣若朝服皮弁服之屬是也禮衣皆直領而
對襟其當胸左右各餘一寸以爲衽衽恆摺於衣內而
露其中衣謂之裼若禮之尤重者則舒其衽而掩於中
衣謂之襲經記但言裼無言裼衣者而注疏乃以禮服

內之衣指爲裼衣實則裼衣卽中衣也中衣之所用與
上服同而別以華美之物爲之領緣如諸侯則黼繡丹
朱大夫士雖不可考亦要必視其上服之色爲華故裼
謂之見美下文云天子視不上於袷中衣與深衣同制
故有袷古人以視爲常裼則露其中衣之袷故視天子
者據之以爲節然則裼衣之卽中衣明矣孔疏謂裼衣
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皮弁之屬則裼衣上服
之間多一襲衣矣聘禮賈疏謂冬有裘裘上有裼衣裼
衣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夏有絺綌春秋則袷褶其
上有中衣中衣上有上服此不別言襲衣視孔爲優然
不知裼衣卽中衣而誤以爲冬夏之分則亦未爲得也
○自篇首至此皆明執物之儀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

妾釋文姪大節反字林丈一反娣大計反相息亮反長丁丈反

鄭氏曰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世臣父時老臣孔氏曰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謂兩媵貴於諸妾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家相謂助知家事者長妾謂妾之有子者呂氏大臨曰卿老世臣家相皆貴臣也世婦姪娣長妾皆貴妾也愚謂上卿謂之卿老者諸侯之卿自稱曰寡君之老也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姪娣世婦妾之貴者謂二媵也或曰左氏每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夫人之姪娣貴於左右媵也世臣父時舊臣也大夫士娶亦有姪娣左傳穆叔娶於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又曰臧宣叔娶於鑄而死繼室以其姪家相臣之主家事者所謂宰也長妾妾之

長者士昏禮曰雖無娣媵先士娶或不必有姪娣故但推其年長者爲貴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世或爲大

鄭氏曰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采地者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倣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愚謂余小子天子在喪自稱之辭嗣子某諸侯在喪自稱之辭下文云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與此稱嗣子某不同者蓋嗣於臣民之辭適子孤在喪而稱於諸侯之辭也晉有小子侯此諸侯在喪而僭天子之稱者左傳趙襄子謂楚隆曰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此大夫

在喪而僭諸侯之稱者世子君之適子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家故諸侯之子謂之世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儲貳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釋文使音史射市夜反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鄭注憂或爲疾）

鄭氏曰射所以觀德惟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孔氏曰射以觀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不得云不能但當自言有疾也某士名也負擔也大樵曰薪士祿代耕而云負薪亦謙辭也憂勞也若直云疾則似傲慢故陳疾之所由言已有擔樵之餘勞故不堪射明非假也呂氏大臨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矣故士不能射可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辭也孟敬子曰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采薪猶負薪也愚謂

孟子集註云負薪之憂言病不能負薪也義亦通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鄭氏曰求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新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孔氏曰君子行禮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祭祀之禮卽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衰親周則以尊遞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貴正嗣孫居其首舉此三條餘冠昏之禮從可知也愚謂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

位此三者列國所行容有不同非但爲夏殷周之殊制也雖禮無明文可見然以喪禮言之如幕則或布或綃祔則或合或離拜則或稽顙而後拜或拜而後稽顙士喪禮沐稻而喪大記則沐粱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而喪大記則大夫士同西領北上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而喪大記大夫士皆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蓋禮之大體不容或異而其儀文曲折之間不能盡一故冢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禮者其所同俗者其所不盡同者也謹脩之者講習於平時審行之者致詳於臨事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釋文朝直遙反下皆同）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宗後宗子也愚謂三世言其遠也爵祿有列於朝謂其宗族尚有爲卿大夫者也自此而往謂之出自彼而至謂之入出入有詔於國謂與舊國以吉凶之事相赴告者也以道去君而未絕者爲舊君有服則君之喪固赴之而其死亦必赴於舊君矣至於三世則已遠然爵祿尚有列於朝則與其舊君猶以吉凶之事相赴告益其義猶未絕也兄弟宗族猶存則僅存而已而未必有列於朝矣如是則雖可以無詔於國而要不可自絕於其宗也故必反告於宗後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鄭氏曰出入無詔於國以故國於已無恩與謂起爲卿大夫愚謂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則出入無詔於國矣然猶未可遽變其舊俗唯起而爲卿大夫然後可以從新國之法蓋始爵者得自爲宗既可以自別於其宗則雖變其舊俗可矣其有列有詔而與者亦當然嫌無列無詔者或不待與而遽變舊俗故特明之○自君子行禮至此論去國者行禮之事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已孤不更名亦重本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孔氏曰暴貴謂士庶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也謚者列平生德行爲作美號父賤無謚今忽爲造之似如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愚謂已孤不更名重違其父也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而況敢自奪乎謚本於尊者所成故天子之謚本之於天諸侯之謚請之於王子無謚其父之法也武王庚戌柴望之後然後三王皆稱王蓋告於天而王之也若私爲父立謚在天子爲蔑天道在諸侯爲亂王章而亦非所以尊其父矣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鄭氏曰爲禮各於其時孔氏曰喪禮謂朝夕奠及葬等事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復常大祥除服之後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禫後宜讀之愚謂凶事不豫習故喪葬之禮至居喪乃讀之古人以弦誦爲常除喪則反其所業也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鄭氏曰非其時也馬氏睎孟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況大於此而可言樂乎周官蜡氏凡大祭祀禁凶服祭義郊之祭喪者不敢哭又況祭祀可言凶乎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凡欲無相瀆而已況公庭可言婦女乎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誄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誄釋文倒多老反

鄭氏曰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孔氏曰書簿領也文書筴龜不豫整理今於君前始正之皆有誄責也方氏慤曰此非大過而皆有誄蓋以羣臣之衆而奉一人不可不謹也抑所以防其漸與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紾絺綌不入公門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羣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紾絺綌衰衣其上宜有中衣與禮衣焉所謂必表而出之

之孔氏曰龜筴臣之龜筴也愚謂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君賜之几杖未受賜者不得以几杖入朝也

席坐席也朝內卿大夫視事之室蓋有君所常設之席故不可持席以入嫌其自表異也蓋以禦雨亦以表尊朝位在庭南則廢持蓋嫌其表尊也鄭謂席蓋爲喪車非也果爾則當言車不當但舉其席蓋也素白色縚也重素素冠素衣素裳司服所謂素服遭災變之所服也紾絺綌衰衣其上宜有中衣與禮衣焉所謂必表而出之也紾絺綌則不敬矣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釋文苞白表反扱初洽反厭於涉反○鄭注苞或爲菲

鄭氏曰此皆凶服也苞蔗也齊衰蔗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喪冠厭伏孔氏曰苞屨謂蔗蒯之草爲

屨杖齊衰之屨也故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蔗蒯之菲也此云苞屨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註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此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謂未殯之前主人非君命不出大門而云扱衽不入公門者謂臣有死於公宮若叔弓於禘祭沚事而卒者則其子不以扱衽入也三年之喪雖權制亦必卒哭乃服金革之事未卒哭以前無以冠絰衰麤入公門之禮苞屨不入公門蓋謂爲妻杖期之服若爲母杖期卒哭

變服之前亦無入公門之禮也厭伏也喪冠謂之厭冠者以其無武而其狀卑伏也雜記曰委武元縞而後襞是喪至大祥冠始有武也服問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則齊衰之喪入公門者自身以下之服悉變之惟其在首者自若也厭冠不入則必幷首絰去之矣其爲大功以告不入公門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鄭氏曰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方版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孔氏曰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如今死人移書也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故曰書方愚謂此謂有死於宮中而君所不主其喪者故此諸事須告君乃入也

公事不私議

鄭氏曰嫌若姦也愚謂此所以杜專擅之端冉有與季氏議政於私室孔子非之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鄭氏曰重先祖及國之用愚謂君子謂諸侯也廄養馬者庫藏財物者宗廟所以奉先祖故爲先廄庫所以資國用故爲次居室所以安身故爲後綿之詩曰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此宗廟爲先也又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天子之皐門於諸侯爲庫門此廄庫爲次也又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正門曰應門其內乃爲寢室是居室爲後也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 釋文造才早反一衍字養羊尚反一如字

鄭氏曰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賦出牲孔氏曰祭器爲先者尊崇祖禰也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云犧謂牛卽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爲私宜後造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廄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互言也愚謂月令季冬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大夫有采地其祭祀之犧牲亦令民供之故曰犧賦士祭以特牲大夫祭以少牢此言犧賦則用大牢矣左傳鄭子張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然則大夫之殷祭固以大牢與殷祭者謂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鄭氏曰祭器可假服宜自有孔氏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有田祿者雖得造器而先爲祭服後爲祭器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同可以暫假也愚謂田祿者大夫士各有采地無采地者其祿亦皆出於公田之所入疏以田祿專爲采地非也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若必采地乃謂之有田則士之得祭者寡矣孟子曰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是知凡仕者即爲有田不必待賜采地也不設祭器者無田祿則力不能設祭器且薦之需器少可以假而有也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巳木

釋文粥音育衣於既反

鄭氏曰廣敬鬼神也粥賣也巳墓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釋文去國祭器不踰竟音境下同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

鄭氏曰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巳復還孔氏曰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故寓於同官令彼得用不致敗壞冀還復用大夫士皆然也愚謂此寓祭器有三義一使人得資其用二令器不朽蠹三巳還得復取之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

韠屨素韈乘髦馬不蚤鬄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釋文壇徐音善鄉息亮反緣悅絹反韠都兮反又徒兮反韈本又作襪莫歷反髦音毛蚤依註讀爪鬄子淺反○鄭註韈或爲幕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菲也繶覆笭也髦馬不鬌落也蚤讀爲爪鬋翦鬢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孔氏曰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子璋則還予玦則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壇者除地不爲壇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緣中衣緣也素服裏亦有中衣若吉時中衣用采緣此既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絇爲飾士冠禮云元冠黑屨青絇博寸鄭云絇之言拘也古屨以物繫之爲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爲絇著屨頭以受穿貫今凶故無絇也素白狗皮也藑車覆闌也禮人君羔幦虎犆大夫鹿幦豹犆

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吉則翦剔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蚤治手足爪也鬋剔治髮也吉則治鬋爲飾凶故不鬋也不祭食者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說已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不也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呂氏大臨曰大夫士去國喪其位也大夫士喪位猶諸侯之失國家去其墳墓掃其宗廟無祿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之馬氏晞孟曰士虞禮曰既祔則沐浴櫛搔翦則不蚤翦者未祔之禮也愚謂踰竟乃行此禮者未踰竟猶冀君之反之也壇與墠通除地也位張帷爲哭位也左傳魯公孫歸生弃

齊墀帷復命於介鄉國而哭者哀離其父母之邦也素白繒也衣裳及冠皆以白繒爲之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謂此服也緣中衣之緣徹之者爲采色之華美也鞮屨革履也士冠禮曰白屨枲之以魁鞮屨蓋不枲者故以其質名之素簏者白狗皮爲簏而素繒緣之也王之喪車木車犬禊疏飾素車犬禊素飾是犬簏有不用素緣者故言其緣以別之盛饌則祭不祭食則疏食菜羹而已○王氏安石曰孔氏云大夫三年待放竟上士不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常行待放之禮乎或者古之大夫有得罪被放於竟上三年而後聽其去者乎故季孫請因於費以待察春秋有放大夫之文蓋緣此禮也又三諫不從則去亦不可必以爲常要之三諫不從而不能去則苟祿者也如孔子去國乃未嘗一諫也且待放得環則還是以待放要君耳三諫不從以爲不合則可以去雖有庶幾其君或改之心如孟子三宿然後出晝可也何待三年愚謂大夫待放之說出於公羊然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大夫之去國者多矣未聞有待放三年而後去者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以道去君者宜無如孔孟亦未聞其待放三年而後去者也孟子之告齊宣王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古之去國者其君臣相與有禮不過如此則其去固不俟三年而必無待放竟上賜環則還賜玦則去之事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釋文勞力報反辟婢亦反）

大夫士見於國君及下文大夫見於國君士見於大夫皆謂大夫士私行出疆或去已國而適他國而見於其君與其大夫者也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此雖奉命出聘而其見鄭伯非君命亦當用此禮也勞之謂慰其道路之勤勞也還辟者逡巡不敢當也再拜稽首者答君之意也迎拜者迎之而拜其辱也還辟不敢答拜者不敢亢賓主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公迎賓再拜賓亦再拜稽首者聘賓奉主君之命與此私自見國君者不同也言君若勞之君若迎拜則君蓋有不勞之不迎拜者矣亦以其私見國君故禮之隆殺無定也○鄭氏曰勞之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案聘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此註云大夫入門再拜蓋文有誤脫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出聘他國之禮聘禮行聘享及私覿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乃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卽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迎拜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案聘禮主君迎賓於大門內此疏云大門外蓋亦傳寫之誤　愚謂註言君勞使介此聘禮反命而君勞之之事也疏言君勞賓介此聘禮私覿之後賓出至大門內而主君勞之之事也是勞之而再拜稽首於已國及他國之君皆有此禮矣然君於其臣不迎拜此云君若迎拜則非見已君聘禮主君迎拜乃一定之禮此云君若迎拜則固有不迎拜者矣且聘禮乃爲君奉使不可云見於國君以是知此所言乃私見之禮而非聘禮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鄭氏曰尊賢也愚謂士相見禮主人皆先拜客而此乃有容先拜主人者以下文同國始相見觀之則此謂尋常相見而非始相見者也始相見者主人必先拜辱非始相見則無拜辱之禮故惟所敬者則先拜之特牲禮主人宿尸尸出門左主人再拜尸答拜少牢禮宿尸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此時主人來在尸家而先拜尸即客先拜主人之事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釋文見賢遍反下大夫見士見同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孔氏曰凡拜而不答拜者惟有弔喪與士見已君耳弔賓爲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已不答也士見已君君尊不答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爲他國之士故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鄭氏曰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愚謂此皆謂始相見者也見於國君見於大夫之說已見於上拜其辱者拜其自屈辱至此卽上文云君若迎拜是也君於已臣不拜辱士相見禮曰大夫士則奠贄再拜君答壹拜同國始相見謂士自相見或士見於大夫也於此言同國則上言見於國君見於大夫爲異國明矣

○大夫見於國君四句疏亦以聘禮言之然大夫奉命出聘既不可謂見於國君且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聘禮初無其事賓問卿大夫出迎於大門外再拜大夫

與賓相與行禮而士不與焉至眾介私面則入門奠幣再拜而大夫不迎拜然則其非聘禮又可知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鄭氏曰非其臣人之臣大夫於臣必答拜辟正君孔氏曰君於已士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也

男女相答拜也釋文一本作不相答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

鄭氏曰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自大夫士見於國君至此明尊卑相拜之法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釋文麛音迷

鄭氏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孔氏曰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麛是鹿子凡獸子亦得通名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方氏慤曰圍澤掩羣四時之田所同禁特以春言之者孕乳之時尤在所禁故也馬氏晞孟曰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釋文縣音元下同○今按樂舊如字亦通當音洛

鄭氏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爲歲凶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

也縣樂器鐘磬之屬梁加食也不樂去琴瑟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水旱災害也鄭註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曰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今謂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也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凶饑故不祭肺則不殺牲也年豐則馬食穀今凶年故不食也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謂不治其草萊也凶年人應各採蔬食若使民治道則廢取蔬食故不治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樂有縣鐘磬因曰縣也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故凶年去之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膳不祭肺以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舉小者言耳愚謂周禮膳夫大荒則不舉卽不祭肺也食以黍稷爲正以稻粱爲加故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不食粱者去其加也飲酒謂與賓客燕也士與賓客燕得以樂樂賓投壺禮言又重以樂是也此於周禮大司徒荒政爲弛力眚禮蕃樂之事而廩人所謂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者皆自貶以足食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氏曰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孔氏曰玉謂佩也徹亦去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言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但玉以比德爲重故於君明之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愚謂琴瑟之樂通乎上下若大夫士樂縣則惟賜樂者乃有之左傳魏絳始有金石之樂

是也賜樂出於特典而不以爲常禮雖大夫亦不必皆有縣故特牲少牢禮無樂若公事得用樂者則不係乎賜否故鄉飲鄉射禮皆有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據已賜樂及公事用樂者言之也但大夫位尊賜樂者多故言無故不徹縣士卑賜樂者少故但言琴瑟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鄭氏曰再拜稽首起敬也呂氏大臨曰君臣上下之交不間於貴賤故雖士亦有獻於君所以達臣子之誠心而不可卻也愚謂他日君乃問之者獻時不親見君也安取彼者士祿薄故問其物之所從來恐其致之之難而有所不安亦體羣臣之意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氏曰必請者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其獻也告反而已勞則拜拜而后對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也愚謂君勞之以下大夫士之禮皆然○或曰爲人臣者無外交而乃有私行出疆者何也曰所謂外交者謂若衛孫林父善晉大夫范鞅私於季孫意如自相交結以行其私者耳若慶弔昏娶之禮通於他邦者輕則遣使重則自行固禮之所未嘗禁也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人於他邦則束脩之問出竟矣雜記有赴於他國君大夫之禮則赴弔之使出竟矣春秋季友如陳葬原仲士昏禮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大夫士有娶於異邦者昏禮必親迎此則又以情與禮之重而自行者也先王之於臣子待之以忠信恤之以情誼而爲之臣者亦莫不

盡忠以事其上至於姻戚朋友之好或有在他國而與之往來者乃人情之所不可已且與所以忠其君者未嘗相妨豈必欲一切禁絶而後爲忠於已哉然則春秋之譏祭伯何也曰人臣私行出疆必其事之不可已者可已而不已則非靖共之義矣此祭伯之所以見譏與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

鄭氏曰皆臣民殷勤之言愚謂國君亦有宗廟墳墓而獨言社稷者重其所受於天子也於大夫言宗廟於士言墳墓互言之也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鄭氏曰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死眾死制死其所受於君眾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孔氏曰熊氏云上云國君去社稷此云死社稷上云大夫去宗廟士去墳墓此不云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者宗廟墳墓已私有之爲臣事君不可爲已私事死祇得死君之師眾與君教令愚謂國君守社稷者也故社稷亡則死之大夫爲君師師眾者也故師眾亡則死之士爲君守法制者也故法制見奪則死之子玉敗於城濮而死子反敗於鄢陵而死可謂能死眾矣齊大史書崔杼之弒虞人達景公之召可謂能死制矣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釋文分方云反）

徐扶問反予依字音羊汝反鄭云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

鄭氏曰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愚謂君天下曰天子謂君天下者天下之

人稱之曰天子猶君一國者國中之人稱之曰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又曰君一位是也春秋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是天子之稱非但施於蠻夷矣職六官之職也所治之事謂之政所著之效謂之功分職授政任功謂分六官之職而授之以政任之以功也朝諸侯者臨外臣之事分職授政任功者治內臣之事予一人天子自稱及擯者之辭謙言已亦人中之一人耳猶諸侯之稱孤寡也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鄭氏曰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已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孔氏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吳氏澄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社山川之屬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鄭氏以祭於郊內者爲內事祭於郊外者爲外事非也

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鄭氏曰眡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某甫且字也疏云甫者丈夫美稱云且字者未斥其人且以美稱配成其字後凡鄭註言且字者放此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孔氏曰天子行過諸侯之國則止於諸侯之廟而使大祝告鬼神呂氏大臨曰眡猶睹眡之相接與交際之際同義愚謂鬼神謂諸侯國內山川及先代諸侯之有功德者稱字而不稱名者以其神卑且告祭禮簡故也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

鄭氏曰天王崩史書策辭天子復始死時呼魂辭也不

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孔氏曰自天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招魂復魄也人命終畢精氣離形臣子罔極之至猶望復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的指故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則王者必知呼已而反也以例而言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

告喪曰天王登假釋文假音遐

鄭氏曰告赴也登升也胡氏銓曰遐遠也竹書紀年帝王皆曰陟陟亦登也吳氏澄曰尊之不敢言其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鄭氏曰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孔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主用木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主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之天神故題稱帝若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云立主曰帝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呂氏大臨曰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足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言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夏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當有所考至周人有諡始不名帝愚謂竹書紀年夏天子皆稱帝左傳曰昔帝夷羿亦當夏時國語帝甲亂商七世而殞周則未聞有

是稱也然則立主稱帝爲夏殷之禮無疑矣○孔氏曰
卒哭明日而立主至小祥作栗主乃埋桑主於祖廟門
左埋重處大夫士亦卒哭而祔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
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又檀弓云
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
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說公羊者
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
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
士係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
言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
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鄭君不駁明同
許意故註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
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以
爲人君之禮明虞惟立尸未有主也趙氏汸曰檀弓曰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雜記曰重既虞而
埋之蓋虞爲喪祭祔爲吉祭喪祭用重吉祭用主重既
虞則埋之者喪祭有終也將埋重必預作主重與主不
並立者神依於一也以此主之作猶是虞日故謂之虞
主以吉祭自祔始故曰祔而作主鄭氏通二傳爲一已
得之使有朝葬日中作虞主之禮則何氏必援以爲說
是蓋公羊學者妄言之耳愚謂鄭氏謂大夫士無主先
儒多疑之然士虞特牲少牢皆不言有主如大夫士有
主則既葬之後作之於何時設之於何日饋食之時出
之於何所皆經之所必不得而畧者而今
皆無之則其爲無主可知也或謂無主則神無所依是
不然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大夫士雖無主而

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特牲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則神固不患於無所依矣始死未有筵几故立重既葬埋重則以筵几依神但天子諸侯禮隆既有筵几更有主耳然葬還重不入廟門既虞乃作主則天子諸侯虞卒哭之祭亦但以筵几依神也左傳孔悝反祏大夫有主乃亂世僭禮不可據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於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曰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愚謂在喪曰予小子除喪曰予一人此天子自稱之辭也康王之誥曰眇眇予末小子在喪之辭也成王之詩曰閔予小子初免喪未欲遽稱予一人謙辭也若史册所書則踰年曰王以春秋於魯君踰年皆書公卽位知天子踰年亦書王也若臣民稱之則雖未踰年已曰王以左傳於未踰年之君皆稱公知天子未踰年其臣民已稱曰王也周襄王以魯文公八年崩而春秋於十年書毛伯來求金不稱王使公羊傳遂有三年稱王之說不知毛伯至魯在文九年之春其出使實在文八年之冬頃王立未踰年也未踰年所以不稱天王者以其未卽位未成君也人君踰年而卽位卽位則天子曰天王諸侯曰公不復名矣不待除喪也春秋昭二十四年天王居於狄泉是也○自君天下曰天子至此明天子稱

謂之事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釋文嬪音頻

鄭氏曰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孔氏曰爲治之法刑於寡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天子立官先從后妃爲始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按下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彼疏引白虎通訓后爲君義優於鄭夫扶也言其扶持於王婦服也言其進而服事君子以其猶貴故以世言之嬪者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凡后妃以下以次序而上御於王鄭註周禮云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故月

紀此孝經援神契文愚謂此言天子之內官也周禮天官有九嬪以下而無三夫人然酒正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漿人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夫人明矣內官列職自九嬪以下而不及三夫人猶外官列職自六卿以下而不及三公也周禮九嬪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從文便耳其次第則當依周禮妻卽周禮之女御謂之妻者蓋諸侯之妃曰夫人尊與三夫人同也大夫之妃曰世婦尊與世婦同也士之妃直曰妻而其尊視女御故女御亦謂之御妻諸侯則謂之諸妻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諸妻疏食水飲是也夫人之尊視三公嬪視孤卿世婦視大夫妻視士其賤而無爵命者曰妾故不列於周禮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晉語鄭伯嘉造納女工妾三十人韋昭註妾給使者又鄭語府之

童妾未既齔而遭之皆是也○鄭氏所言御見之法本於孝經援神契先儒多疑之然易曰賁魚以宮人寵周禮九嬪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內則妾未老必與五日之御則人君後宮進御有序經典有明文非惟緯書言之矣諸侯之御以五日而徧則天子之御以十五日而徧亦其差宜然也此蓋所以防私寵杜專妬泯怨曠廣嗣續乃先王正家之一端豈可以其出於緯書而概非之乎昏義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而天官於世婦女御不言其數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王有六宮則十二人此以三夫人九嬪充之者也下大夫四人則為二十四人此以世婦充之者也中士八人則為四十八人此以女御充之者也則世婦女御固有不必備乎二十七與八十一之數者矣

此天官之所以不言其數與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鄭氏曰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呂氏大臨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陳氏澔曰六者所掌重於他職故曰先愚謂自此以下至五官致貢曰享言天子之外官也周官無大士鄭氏以大史以下皆春官之屬故以以神仕者當之然大宰大宗皆六卿大史大祝大卜皆大夫而以神仕者特中下士恐未可並列而為六大蓋此所言非周制不必以周官之名強求其合也古者以治天道之官為重故少昊紀官首為厤正

而堯典一篇獨詳義和之命此言天子建官先以六大自大宗以下皆爲事鬼神治厤數之職蓋猶有古之遺意焉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禮

鄭氏曰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吳氏幸曰郊子言少昊官名曰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與曲禮五官同愚謂吳氏之說是也士事字通詩勿士行枚陟降厥士義皆爲事司士卽司事也古者掌水土與掌百工之官爲二故虞有司空又有共工司事掌百工之事卽舜時共工之職也五衆謂五官之屬也○孔氏曰案甘誓及鄭註三王同有六卿又鄭註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爲殷禮也天官以下殷家六卿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家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天官六官法天之六氣地官五官法地之五行也愚謂舜所命者九官而甘誓云乃召六卿則三代同置六卿明矣此篇所言與周禮不同鄭氏以爲殷制然不見六卿之名孔氏謂大宰合五官爲六卿或當然也至其所言法象天地之說亦第以意推說別無他據今姑存其說以俟考焉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氏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

人也司貨仲人也呂氏大臨曰農以耕事貢九穀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薪芻疏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土則倉人廩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器司貨則玉府內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愚謂均人掌地稅之政令稻人掌稼下地及除草萊皆不可以言府器貨之爲物甚多而以角人仲人二職當之可乎呂氏之說稻爲該括然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氏曰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旅也金工築冶鳧臬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陳氏祥道曰大宰以下理天道者也司徒以下理人道者也司土以下職地物者也土工以下飭地材者也

五官致貢曰享（釋文享許兩反舊許亮反後皆放此不復重出）

鄭氏曰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孔氏曰五官則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大宰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愚謂不言六府六工者六府六工即五官之屬也言五官則六府六工在其中矣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

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釋文長丁丈反後皆同擯本又作儐必刃反天子謂之伯父本或有同姓二字○鄭註是或爲氏

鄭氏曰五官之長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稱之以父與舅親之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孔氏曰三公加一命爲二伯伯長也爲內外官之長擯謂天子接賓之人也愚謂擯於天子謂介傳辭以告於天子之擯擯者受之以告於天子也凡擯介亦通名其所稱之辭亦同也三公內臣而有擯於天子者蓋王大合諸侯二伯率當方諸侯以見於天子則有擯介以傳辭也天子之老亦擯者辭也於外公謂其國外之人稱之曰公以其本爵若春秋書周公召公是也於其國曰君謂其臣民稱之也○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則二伯惟三公爲之外諸侯無爲二伯者雖齊桓晉文亦爲當州之伯而已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二伯謂之王官伯所謂五官之長曰伯也左傳僖元年凡侯伯分災救患討罪禮也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爲侯伯州伯謂之侯伯所謂九州之長於外曰侯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釋文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鄭氏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

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孔氏曰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爲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周禮八命作牧是也伯不云入天子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愚謂入天子之國曰牧亦擯者辭也牧在外亦謂之伯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八州八伯是也其入天子之國則曰牧辟二伯之稱也覲禮大國曰伯父伯舅小國曰叔父叔舅牧尊於大國而曰叔父叔舅者蓋亦辟二伯而因以別異於大國之不爲牧者鄭氏謂禮有損之而益是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稱晉文公爲叔父以州牧之稱稱之也昭九年稱晉侯爲伯父以大國之稱稱之也於外曰侯者亦依其本爵稱之若春秋書晉侯齊侯是也不言擯於諸侯之辭者文不具也玉藻伯曰天子之力臣此其擯於諸侯之辭與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氏曰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曰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孔氏曰卑不得稱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子者今朝天子擯辭曰子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亦尊異故也不云入天子國及擯者畧可知也愚謂夷狄戎蠻此謂中國之外蠻鎮蕃三服之諸侯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是也每方亦選賢者以爲之長雖有大國益地至侯伯而其爵不過子其入天子之國亦卽其

本爵稱之而無牧伯之號蓋以其遠而略之也於外自稱謂於其所長諸侯之中擯者所稱之辭也王老言天子長老之臣尊大之號也入王國不得稱牧所以抑之以別於中夏之侯伯在外自稱曰王老又所以尊之以鎮服其戎狄之族類鄭氏謂威遠國是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鄭氏曰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孔氏曰庶眾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眾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是也六服之內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之於外曰子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若男亦稱男也若與其臣民言則曰

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患謂自稱曰孤自稱於臣民及諸侯皆然○自天子有后至此記天子立官并諸侯稱謂之事

禮記卷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下第二之二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
呂反又音儲　釋文依本又作扆於豈反見賢遍反下文除相見皆同宁徐珍

孔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
間繡爲斧文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
之間鄭註如今綵畫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
云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當依而立是於秋受覲禮也
天子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入廟門
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
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

廣膳生永嘉周培珍原本
仁和學訓導秦順陶祖翼補輯

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幷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宁立以待諸侯故云當宁而立也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春朝陽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也愚謂覲者諸侯秋見天子之名朝者諸侯春見天子之名依設於廟宁在治朝則覲禮在廟朝禮在朝也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入廟北面而覲則無東上西上之文是諸侯雖同受次於廟門外但一一入覲不同時旅見也朝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則旅見矣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則四時之朝禮異也鄭氏謂夏宗依朝冬遇依覲今儀禮惟存覲禮朝遇宗皆亡大約朝禮和覲禮嚴朝禮文覲禮質朝禮盛覲禮簡周制六服諸侯分年朝王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每歲當朝之諸侯雖同在一服之內然道里不能無遠近又或有疾病事故其至不能無後先王則因其至之時以爲之禮春則用朝禮夏則宗秋則覲冬則遇蓋放天時之溫凊以略爲行禮之別而又因以勉諸侯使疾於朝而不敢怠也○鄭氏曰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

門外而序入孔氏曰崔氏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皐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設擯介傳辭訖則乘車出大門外下車若並朝時王但迎公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廟門天子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摯入應門而行禮若熊氏之說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賈氏公彥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春秋受摯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出迎愚謂儀禮覲禮受摯受享皆在廟此云當依而立與儀禮合至朝禮此云當宁而立則在朝也大行人言廟中將幣三享則在廟也故鄭氏謂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欲以兩通其說然司儀言諸侯相朝廟中將幣兼該朝享不應大行人之廟中將幣乃專指受享也且受摯之禮重於受享何以大行人言受享而反畧受摯耶且禮以廟受爲隆何以受享於廟而受摯反在朝耶覲禮王不迎諸侯而大行人有王迎諸侯賓主之位之法先儒以爲春夏之朝異於秋冬者也然如崔氏之說則王先迎賓而後行朝禮如熊氏賈氏之說則先行朝禮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受享禮經散逸先儒各以意說今姑並錄以俟考焉○此言諸侯見天子之禮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泜牲曰盟（釋文郤邱逆反盟音明徐亡幸反）鄭氏曰及至也郤間也泜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孔氏曰約信曰誓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相約束以爲信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則諸

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奬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歃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呂氏大臨曰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會禮詳而遇禮畧期而相見曰會日有期地有所也卽地竟上之地也時綏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日無期地無所也時遽則禮宜略也公羊傳齊景公之唁魯昭公以人爲菌以席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遇禮非皆然也其畧有如此者愚謂以言語相要結謂之誓殺牲用書而臨之以神謂之盟春秋有背命殆所謂約信曰誓詛與此一節言諸侯相見之禮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釋文自作伯稱一本謂一）

臣某侯某謂擯於天子之辭也上言某者其國也下言某者其名也侯者謂其爵爲侯者也若伯子男亦各因而稱之玉藻曰諸侯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侯某此不曰某土之守玉藻不曰某侯皆文畧耳其爲州牧則曰某土之牧臣某侯某四夷之

長則曰某屏之臣某子某自稱曰寡人謙言寡德之人
也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釋文適音的
鄭氏曰凶服謂未除喪孔氏曰適子孤擯者告賓之辭
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文不云適子此不云名
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
云孤某須矣下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愚謂適
子孤諸侯未除喪稱於諸侯之辭左傳晉平公既葬諸
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曰孤斬然在衰絰之中是
既葬之稱猶然也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鄭氏曰稱國者遠辟天子愚謂此皆祝辭所稱也曰孝
子者謂祭禰廟也曾重也曰曾孫者言已乃始祖之重
孫上本其得國之始而言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是也此雖爲祭外神之稱其實內事自曾祖以上亦曰
曾孫言於所祭者爲重孫也若祭祖則曰孝孫
家也是也若祭祖則曰孝孫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
鄭氏曰曰薨亦史書策辭某甫且字孔氏曰若告於諸
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天子
復曰天子諸侯不可云諸侯復故呼其字言某甫呂氏
大臨曰復稱字與大夫士異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
子異有所降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讜曰類
鄭氏曰既葬見天子代父受國也類猶象也執皮帛象
諸侯之禮見也言讜者序其行及讜所宜使大夫行象

聘問之禮也其禮並亡孔氏曰準春秋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位雖巡守亦不見也言諗謂將葬就君請諗也未葬之前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成請諗於君是也曰類言類相聘而行此禮也愚謂凡禮之象正禮而行者皆曰類故祭禮有類朝聘之禮亦有類類見象諸侯見於天子之禮也言諗曰類象諸侯使大夫聘於天子之禮也蓋未受王命不敢自居於諸侯之禮故其朝聘於天子皆曰類言依於諸侯之禮而爲之爾○陳氏祥道曰在喪朝王其禮蓋下於先君以皮帛繼子男以周

禮典命推之可知也其服蓋吉服特不免絰而已以書之顧命天子麻冕及記之服問推之可知也愚謂麻不加於采陳氏謂類見用吉服而不免絰恐未必然諸侯始見於王與諸臣在國見君禮自不同未可以見於君無免絰之禮決之也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釋文使於使者並色吏反）鄭氏曰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愚謂此謂擯於諸侯之辭也天子之三公繫於天子言之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繫於其君言之曰寡君之老皆所以表其尊○自諸侯見天子至此明諸侯及其臣稱謂之法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踳本又作鶴或作鏘同士良反僬子妙反）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釋文濟子禮反）鄭氏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

行又曰眾介北面鎗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盛孔氏曰天子尊貴故穆穆威儀多也諸侯皇皇莊盛不及穆穆也大夫濟濟徐行有節不得莊盛也士蹌蹌容貌舒揚不得濟濟也僬僬卑盡之貌庶人卑賤都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愚謂穆穆深遠貌皇皇顯盛貌濟濟齊一貌蹌蹌舒揚貌僬僬急促貌皇皇之易見不如穆穆之難窮濟濟之斂飭不如皇皇之輝光蹌蹌之軒舉不如濟濟之安詳士相見禮曰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僬僬即不爲容是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鄭氏曰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孔氏曰妃邦君之合配王諸侯以下通有妃稱

故特牲少牢禮大夫士之禮皆曰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白虎通曰后君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故配王言之而曰后也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爾雅曰孺屬也與人爲親屬婦之言服服事其夫也妻之言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呂氏大臨曰喪大記大夫曰世婦士曰妻未聞有孺人婦人之號或古有之考之經傳未之有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鄭氏曰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孔氏曰獨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但得以一人正者爲夫人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侯之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左氏以夫人姪娣貴於二媵

則此世婦謂夫人姪娣其數二人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上文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故知此妾不在九女之數也愚謂諸侯之適妻曰夫人其尊與天子之夫人同也其次妻曰世婦與天子之世婦同也又其次曰妻喪大記謂之諸妻與天子之御妻同也其賤者曰妾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家之說謂左右媵貴於諸妾則世婦當爲二媵而其餘爲妻也左氏家之說謂夫人之姪娣貴於二媵則世婦當爲夫人之姪娣而其餘爲妻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釋文童本或作僮

鄭氏曰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孔氏曰此夫人謂畿內諸侯之妻也助祭若獻繭之屬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言老而服事也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小童未成人之稱自謙言無知也婢之爲言卑晉懷嬴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也愚謂外命婦助祭獻繭皆無擯於天子之事夫人自稱於天子此謂王之姑姊妹或姑姊妹之女嫁於諸侯或歸寧或使大夫寧於王或王有喪而使人來弔則有辭以接於天子也注疏專指爲畿內諸侯夫人非是婦者對舅姑之稱臣子一例故夫人於天子與其自稱於舅姑者同也諸侯謂他邦之君也諸侯相朝夫人有郊勞致饔之禮而

諸侯之內宗出嫁者於其國又當有弔問之事故有擯
於諸侯之辭臣子稱其君爲君故稱其夫人曰小君曰
寡亦謙辭婢子爲世婦自稱之辭而左傳秦穆公夫人
自稱曰婢子蓋自貶而從世婦之稱也老婦寡小君擯
者辭也小童婢子蓋言而自稱之辭子於父母則自名
者言天子諸侯之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於其父母稱名
不用老婦寡小君之稱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
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鄭氏曰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
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釋文使自稱色吏反本或作使者自稱）

鄭氏曰亦謂諸侯之卿出使他國與其君言則稱名敬異國之君也此卿出使他國與其君言則稱名敬異國之君也愚謂某士者擯者之辭也某者其國也陪臣某者言而自稱之辭也某者其名也某士亦當配名稱之文畧耳於外曰子謂他國之人稱之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謂其國中之人與他國人言稱此卿爲寡君之老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

出名以絶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孔氏曰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爲家策書不得言出祇得稱居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稱爵不稱名君子不親此惡人若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絶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絶之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春秋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公羊云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犯命也謂犯王命此鄭註皆用公羊義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絶曷爲絶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也○胡氏銓曰春秋晉滅虞虢齊滅紀楚滅夔皆滅同姓而不名則衛侯燬之名非因滅同姓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便書衛侯燬卒疑傳寫之誤愚謂作記者是傳公羊之學故其言如此然其義未必皆確胡氏朱子之所疑者亦足以發其墨守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鄭氏曰不顯諫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之惡不幾微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孔氏曰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聽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戇諫凡諫諷諫爲上戇諫爲下事君雖當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不得顯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君臣有義則合若三諫不聽則待放而去也愚謂此亦據

公羊傳爲言君臣以義合諫不行言不聽則不可以尸位而苟祿也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誼有疎戚位有尊卑任有輕重故爲人臣者或從容而諷議或倉卒而奔告或不諫而遂行或至死而不去要權乎義之所宜而行其心之所安未可以一律論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釋文號戶刀反）

鄭氏曰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愼物齊也孔氏曰三世謂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鄭謂愼物齊則非謂針灸本草脈訣也愚謂醫者之用藥也其效可以愈病其誤足以殺人故君父飲藥臣子必嘗度其可否而進之醫不三世則於其業或未必精故不服其藥臣子於君父之身無所不致其謹而於疾則尤所宜愼者也

儗人必於其倫（釋文儗魚起反）

鄭氏曰儗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方氏慤曰禹稷顏回位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其道之倫而儗之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爲其心之倫而儗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儗之以貌而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儗之以位而不知王霸之業不同也愚謂倫字鄭氏以位言方氏以道德言兼之乃備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

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服官政（疏云鄭引此者明大夫士所以不問其身而問其子）孔氏曰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數射云若干純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其年而問其子人君十五而生子是十五以上爲長十五以下爲幼大夫卑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呂氏大臨曰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成人以上也幼子能御未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此章以能御未能御爲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學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未能正於樂人蓋男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夫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舞射御皆在所學少儀以國君之子言御故於大夫之子言樂人之事文互見也陳氏澔曰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干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顏註食貨志云干箇也謂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愚謂凡問人之長幼皆不斥言其年者敬

也古人於年之長幼多以尺度言之周禮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孟子言五尺之童是也於天子不敢論其能否又不敢斥言其身之長短故言其服衣之度以見之也人生十年曰幼長謂已冠幼謂未冠也御御車也成童而學射御典主也謁告也士有隸子弟恆使之典謁告之事孔子使童子將命或者疑之則典謁乃冠者之事也負薪者庶人之所有事也典謁卑於御負薪卑於典謁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釋文數地色主反下數畜同畜許六反）

鄭氏曰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孔氏曰地土地廣狹也山澤所出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也有宰明有采地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也衣服祭服也祭器衣服不假謂四命大夫也三命大夫祭器造而不備畜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不須問也愚謂士已得造祭器故曰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然惟四命之孤乃得備故大宗伯四命受器大夫之祭器視孤則爲少視士則爲備禮運言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對孤言之也此言祭器衣服不假對士言之也士喪記士有乘車道車藁車以車數對謂其富足以備此車也庶人受田有定制而畜牧多寡不同故數畜以明其富○先王祿以馭富故有國君之祿則有國君之富有大夫士之祿則有大夫士之富庶

人無祿而有百畝之田則有庶人之富其財足以供其用其用足以行其禮其禮足以稱其位是以上下各安其分而無有餘不足之患後世馭富之柄失諸侯王或乘牛車而齊民田連阡陌於是貧富相耀而兼幷爭奪之患紛然不可止矣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釋文徧音遍本亦作遍下同）

天子一歲祭天有九冬至祭天正祭也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祈報之祭也立春祭青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迎氣之祭也冬至及祈穀大雩祭於南郊圜丘大享於明堂所祭皆上帝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詩序春夏祈穀於上帝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迎氣於四郊所祭者五帝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凡言上帝與五帝別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又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可以見之矣

南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王配迎氣以五人帝配祭地謂夏至祭地於北郊方澤也其祈報告祭則祭社社通於諸侯大夫而北郊非天子不得祭也四方謂五嶽四鎮四瀆之神各因其方而祭之者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也山川謂嶽瀆之外小山川也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事百神五祀謂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一歲中祭此諸神皆徧也○

楊氏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康成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五帝者大微宮五帝坐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耀魄寶之類尤爲不經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肅以五帝爲五人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四時五行有四時五行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一天也愚謂凡言方者皆謂地祇兆之各以其方者也而所指各不同有指四望言之者此記是也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大司樂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皆言四望於山川之上與此言四方於山川之上一也有指五行之神言之者詩以祀以方大司馬仲秋獮田致禽以祀方是也（說詳月令有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言之者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祭法四坎壇祭四方是也有指蜡祭言之者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是也鄭氏以此四方爲五官之神五官之神即五行之神也此雖亦謂之方然以下諸侯方祀觀之則其義不可通蓋五行爲功於人於四方非有所偏主非如嶽瀆之有定在也天子諸侯之國並當禜祀若如鄭氏之說則諸侯之方祀東諸侯專

祀木神西諸侯專祀金神矣其可通乎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方祀謂祭四望之在其方者若魯祭泰山晉祭河是也

山川境內小山川也大夫士皆得祭五祀及其先於大夫言五祀士言祭其先亦互見之也○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君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已廢而舉之則瀆若魯立武宮煬宮是也宜舉而廢之則怠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是也非所祭而祭之謂非所當祭之鬼而祭之也淫過也或其神不在

祀典如宋襄公祭次睢之社或越分而祭如魯季氏之旅泰山皆淫祀也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而非禮之祭明神不歆也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釋文索所百反）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孔氏曰案國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愚謂犧毛色純也周禮牧人凡時祭之牲必用牷物肥繫於牢而芻之三月也天子言犧諸侯言肥亦互文耳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則諸侯之牛未必不犧也索簡擇也襄公二年左傳萊人賂齊侯以索馬牛皆百匹大夫不得用肥牛但臨時簡擇其好者也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疏以爲天子之大夫士益

據少牢禮諸侯之大夫不得用大牢特牲禮諸侯之士
不得用羊豕也然左傳鄭子張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
以少牢則諸侯大夫殷祭當以大牢而士殷祭當以羊
豕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
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
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若宗子有疾不堪
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應告於宗子然後祭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
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
豪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
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

嘉玉幣曰量幣 釋文大武如字一音泰腯徒忽反本亦作豚豪苦老反鮮音仙脡他頂反徐唐頂反薌音香合如字或音鄉明粢音咨一本作粢反鹹本又作醎音咸鹺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疏云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此句疏本又作蔬色魚二證以爲無此句爲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黍稷是五穀之主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爲稷此曰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粢洗酒鄭註或曰明粢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鄭註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元之言苟信錯書妄生異同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按豚曰腯肥鄭引春秋傳作腯則此本作豚肥傳寫誤耳

鄭氏曰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當作豚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鬻帛也孔氏曰牛肥則腳迹痕大豕肥則毛鬣剛腯充滿貌也羊肥則毛

細而柔弱雞肥則鳴聲長人將所食羹餘與犬犬食之肥肥則可獻於鬼神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兔肥則目開而視明自牛至兔凡有八物惟牛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雞雉爲膳及腊則不數尹正也割裁方正可祭臺乾也乾魚商度燥溼得中而祭之脡直也魚鮮則煮熟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元酒也清滫言其清潔也酒三酒也酌斟酌也清酌言清澈可斟酌也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鄉合粱黃粱也稷粟也明白也爾雅云粱稷也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雞犬或唯魚兔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此經備載其名陳氏祥道曰粱曰鄉其者非獨米之芳烈其梗亦有香氣也愚謂爾雅肉謂之羹儀禮云羹定左傳云未嘗君之羹犬肥則肉美而可獻故曰羹獻黍與稷皆今之小米黍之性黏故曰鄉合稷之色白故曰明粱明潔白也其莖也漢書曰落而爲其粱之莖獨高大於他穀今俗謂之高粱以其氣息香而莖高大故曰鄉其量幣者言幣之長短廣狹合制度也內宰註引逸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丞酒曰清酌而士虞記曰漦酒所傳異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鄭氏曰異死名者爲人襲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墜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孔氏曰崩者墜壞之名譬若天形墜壓然則四海必覩王者登遐率土咸知故曰崩薨者崩

之餘聲也諸侯卑死不得效崩之形但如崩後餘聲劣於形壓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畢了生平故曰卒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死者澌也澌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極賤生無令譽死絶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鄭氏曰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究也孔氏曰死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於柩死事究竟於此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釋文降戶江反又音絳漬辭賜反）

鄭氏曰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濊汙而死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降落是死也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其餘更相染漬而死

死寇曰兵

鄭氏曰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孔氏曰兵者器仗之名呂氏大臨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是也愚謂死寇曰兵言其爲器仗所傷而死異於疾病而死者也此但以爲死之異名至饗祿其後與否則自當論其事之何如也未可一概言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釋文辟婢亦反徐扶亦反）

鄭氏曰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夫是妻所取法如

君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妣曰嬪

鄭氏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云嬪于虞詩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鄭氏曰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愚謂前云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而復言此者記異聞博異語也○自天子死曰崩至此記死者稱謂不同之事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釋文上時掌反下同袷音劫綏依註音妥他果反

鄭氏曰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視國君彌高級讀爲妥妥視謂上於袷視大夫又彌高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得旁游目五步之中視大夫以上上下游目不得旁孔氏曰執器以心爲平故心下爲妥此視以面爲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袷也愚謂此臣視君尊卑之差也天子視謂視天子也袷中衣之交領也古人以褐爲常褐則露中衣之交領故視天子者據之以爲節視士者得游目旁視五步之內而高下則與大夫同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釋文敖五報反○鄭註傾或爲側

鄭氏曰敖則仰憂則低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孔氏曰此解所以視有節限之義也視人過高則是敖慢定十五

年鄀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若視過下則似有憂
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又昭十一年
會於厥憖單子視不登帶是也傾欹側也視欹側則似
有姦惡之意也愚謂士相見禮曰若不言立則視足坐
則視膝然則不下於帶蓋言時之視容則然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
朝釋文君命絕句肄本又作肆同以二反辨本
鄭氏曰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
所發爲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
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
就展習之也愚謂官謂百官府治事之處玉藻云在官
不俟屨是也君命有所爲則大夫士必先肄習其事而
隨其所在相與謀議蓋慮無後時思不出位然後所治
無不精而所謀無不審也

朝言不及犬馬
鄭氏曰非公議也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鄭氏曰輟止也輟朝而顧必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
達於禮呂氏大臨曰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
慮二者非姦則野也故君子謂之固固野陋也君子不
逆人以姦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鄭氏曰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愚謂在朝當言禮故或
問或對皆當以禮也或曰在朝當言禮凡問禮者當對
以禮亦通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王饗諸侯也大司樂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大饗之禮樂略與祭祀相倣祭祀必卜日嫌大饗亦然故特言其不卜由饗人與事神者不同也左傳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彼是以臣饗君故特卜以重其事非常禮也富備也禮數有常既備矣而更饒益之則非禮矣左傳饗以訓恭儉郊特牲大饗尚腥脅而已矣則其不饒富可知也○鄭氏曰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陳氏祥道曰明堂之饗大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皆謂之大饗大饗不問卜饗賓之禮也周官大宰祀五帝祼大神元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日春秋書卜牛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愚謂明堂祭上帝非祭五帝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釋文摯音至徐之二反本又作贄同匹依註作鶩音木）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說者以匹爲鶩孔氏曰鬯者釀黑秬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爲鬯也天子無客禮必用鬯爲摯者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也諸侯圭者謂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此唯云圭不云璧者畧可知也卿羔者鄭註宗伯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白虎通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周禮云公之孤以皮帛大夫雁者鄭註宗伯云雁取其候時而行白虎通云雁取飛有行列也士雉者鄭註宗

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以威死不可畜也士摯冬雉夏腒羔雁生執雉則死持亦取見危致命也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註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不敢與成人相授受但奠委其摯於地而退童子之贄悉用束脩論語自行束脩以上是也凡用牲爲摯圭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擯士者膳其摯呂氏大臨曰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也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膳其摯愚謂摯之言致也見於尊者親致之以爲敬也天子無客禮無所用摯而祭祀之初以鬱鬯降神有似用摯之義故以此配而言焉諸侯摯用玉者所以章德也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言圭而不及璧者文畧也卿大夫士摯用禽者蓋見於尊者以此致孝養之意而畧以其大小爲尊卑之差大宗伯又有孤執皮帛工商執雞此不言者亦文畧也皮帛者用麑之皮而飾之以帛也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麑執之孤之摯見於此矣麑重不可執故執其皮亦猶雉不可生執而用死之意也雉無飾羔雁飾之以布麑之皮飾之以帛尊者彌文也凡以客禮者授摯以臣禮者奠摯童子於先生不敢自居於賓客故其摯亦奠之蓋事師之敬與事君同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鄭氏曰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孔氏曰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可也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則宜依舊禮也此舉一

隅耳觸類而長之則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

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釋文棋俱羽反榛側巾反字林仕巾反古本又作亲音壯巾反

鄭氏曰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棋榛木名棋椹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孔氏曰婦人無外事惟初嫁見舅姑用此六物爲摯也棋郎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所以用此六物者棋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早起肅敬也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其棋榛所用無文愚謂棋榛六物蓋皆饋食之籩實也說見郊特牲婦人用此爲摯亦以致共養之意也蓋羔雁之屬動物陽也故男子用之棋榛棗栗植物陰也故婦人用之腶脯雖出於牲體然析而乾之則其視全物亦有動靜之異矣故以此配棋榛棗栗而皆爲婦人之摯焉士昏禮婦見舅用棗栗見姑用腶脩而無棋榛左傳女摯不過榛栗腶脩而無棋與棗蓋棋榛棗栗四者隨其人其地之所有而用之以配腶脩也○周禮王於以摯見者皆膳之男摯用禽女摯用棗栗等物蓋皆以可食之物致於尊者以爲共養而卿大夫士則以大小爲尊卑之別男女則以動靜爲陰陽之分制禮之意不過如此先儒謂皆有所取以爲義未免於鑿矣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釋文灑所買反又山寄反

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也埽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呂氏大臨曰不敢以伉儷

自期備妾媵之數而已自卑之辭也古者因生以賜姓
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故納女於天子謂之備百姓
周官酒人漿人有女酒三十人女漿十有五人呂公納
女於高祖曰願爲箕帚妾古之遺語也愚謂士昏禮問
名主人對辭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若天子則
曰以備百姓之數而擇之國君則曰備酒漿之數大夫
則曰備埽灑之數也

禮記卷六終

生員永嘉李蓘衡校梓